

周家 后院



鲁迅

三兄弟

家事

李伶俐/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周家后院：鲁迅三兄弟家事 / 李伶俐著.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82-9137-7

I. ①周… II. ①李… III. ①鲁迅 (1881 ~ 1936) —
生平事迹②周作人 (1885 ~ 1967) —生平事迹③周建人 (1888 ~ 1984) —生平事迹 IV.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3507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小森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本：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字数：300 千字 印张：11 $\frac{1}{4}$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沈 放 徐 悦 责任校对：刘 璪
特约策划：苏 静 装帧设计：typo_d
特约编辑：徐 杭 郑东晨

ISBN 978-7-5382-9137-7

定价：29.80 元

序

对于读者来说，开卷获益似乎是容易的，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鲁迅说《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看不见还可以换《水浒》，换《三国演义》。相比之下，难的倒是作者，如何使作品言之有物，有思想，有新东西，使他人受益，受启发，而不是为了摆弄出一个一己窃喜的玩意儿。

《周家后院》这部书稿的有益之处，我的一孔之见，在于它间接地提出了一些问题，或者说，它可以引起读者对鲁迅的一些思考。

——比如我们对鲁迅究竟了解多少。由解放以来主流社会对鲁迅的极度推崇，使得专门与不专门研究鲁迅的人难以计数，导致鲁迅评述山积波委；新时期以来鲁迅成了话题人物，被专门与不专门研究的人予以不断地多方解读。结果之一是几乎使我们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以为鲁迅是我们熟悉的人，以为自己熟悉鲁迅。《周家后院》告诉我们，不见得。由《周家后院》，或可发现一个陌生的鲁迅。

再比如鲁迅与发妻朱安的关系。鲁迅对朱安没有爱情，在他有了爱的对象后，他对新人，同时也是对自己说：“我可以爱”。许多人对鲁迅这样做对不对毫不怀疑——冲出封建婚姻樊笼有什么错！对他这样做好不好更是没想过——没想过朱安的命运。在那个农村女人没有经济地位、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时代，一旦被丈夫抛弃将意味

着什么？她的人生就完了，哪怕有吃有穿有房住，她还是完了。《周家后院》也许会使人们忍不住要问：为改正一个旧错误去犯一个新错误，是唯一的选择吗？是最好的选择吗？

作者由她法律专业的知识储备与训练，常常会“不由自主”地用法律的眼光去打量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这样的视角在一般历史文学作品中不很常见，既给人以新颖之感，又往往使复杂纷繁的问题得以简捷明了的解决。比如她以前对梅兰芳与孟小冬婚姻关系的评析，现在对周建人离婚判决书的解读，都使人有一种以简破繁的痛快。

随着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化的发展，单一思维模式与衡量标准的打破，读者对作品宽容度的增加等等，都使得“格调”在作品评价的各项指标的队伍中所排位置，渐渐靠后。这种状况的出现，又误导了习惯以排序与位置判断人事的人们，以为后移或下降的，是“格调”的重要程度，而不只是被关注的程度。尽管决定一个作品格调的最重要因素是作者的趣味，但客观上，就历史文学作品来说，某些题材诸如家庭、婚姻、社交等，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生活内容，很容易使作者松懈了对品位的坚持，也容易被笔下人物的趣味所牵引。而《周家后院》在这方面，显然把握得比较好。

一千年前，北宋的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爱读巨著《太平御览》，一日不落。臣子觉得皇上每天

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读这么一大本书，太辛苦，劝他少读点，也不一定要天天读。赵光义回答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读《周家后院》，或也不至于神劳精费，因为作者用了一种风趣的笔调。

王一心
2011年2月28日

先说几句

后院，后面的院子也。说周家后院的事儿，当然不是说周家后面院子的事儿，那没什么说头，无非，或是一片菜地，袅袅着人畜之粪的气息，或是一片荒野，杂芜丛生覆盖着遗弃和颓靡。不说这个。

我要说的是四个字：后院起火。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浊官呢，更不必说。千万不要以为清官浊官统统不是的我，要断他人（也就是周家）的家务事。我无意断，实也断不了。你可知周家可不是一般的家，那家里有鼎鼎大名的周树人（鲁迅），有鼎鼎中名的周作人，有鼎鼎小名的周建人。总之，都有名。

名人嘛，免不了在盖棺后被后人定定论——“啪”，一张“民族魂”的标签由不得鲁迅乐不乐意就贴在了他至今仍不坏的金刚之身上；又“啪”，扔给周作人一张“民族鬼”的大头贴，不要也得要，谁让你寡廉鲜耻地当过文化汉奸。至于周家小弟周建人，看在他旗帜鲜明地和“魂”大哥保持一致，立场坚定地和“鬼”二哥划清界线的分上，就送他一句“好人一生平安”的祝福吧。

标签下的周老大更神了，周老二更鬼了，周老三更好了。许许多多不甘寂寞的人充当起了道德审判官，在标签的指挥棒下对周家及周家后院进行着似是而非的道德审判。民族大义有标准，家务事却难分是非，何况非家中人没有身临其境没有共同经历，只偏听偏信又怎能辨明曲直。

后面的总没有前面的光鲜亮丽，但它却可能因为不刻意隐藏而真实，因为隐秘而有好多好玩儿的故事。周家后院，就说周家后院的故事。

说故事而已。

目 录

第一章	
从上上一辈，上一辈说起	一、周爷爷：妻妾成群 13 二、周爸爸：一夫一妻 38
第二章	
男大当婚：周家三兄弟的婚事	一、周老大的婚事：奉母成婚 59 二、周老二的婚事：自由恋爱 71 三、周老三的婚事：亲上加亲 85
第三章	
周氏大家庭，其乐融融只是一相情愿	一、兄弟怡怡的美好年代 93 二、迁居——从绍兴到北京 121
第四章	
兄弟失和，依然是笔糊涂账	一、失和前，情深又意长 147 二、失和中，剑拔又弩张 159 三、失和后，老死不往来 178
第五章	
外遇，以爱情的名义	一、外面的两个女人 189 二、家里的两个孩子 211
第六章	
鲁迅身后的事	一、哀悼，在南北之间 233 二、纷争，利益至上 254
第七章	
周作人的滋味生活	一、抗战中，“苦住”北平 265 二、抗战后，坐牢南京 290 三、朱安的最后岁月 306
第八章	
周建人的“寿则多福”	一、一桩离婚官司 323 二、谢幕，一个接一个 336

后 记

一、周爷爷：妻妾成群

1. 爷爷的日记本，被孙子们烧掉了

1919年年底，周家要搬家了，搬得还挺远，从老家绍兴搬去北京。之前，长子鲁迅卖了祖宅，在北京买了新房，又好好装修了一番。然后，他就回了老家，善后。

搬家这事儿很有意思，不仅仅在于它充满喜庆——以旧换新嘛，谁不喜新？还在于它潜藏着人们抛弃旧事旧物时的那一份淋漓的痛快——有如愿以偿如释重负幸灾乐祸等五味杂陈，有时也有一解心头恨的隐秘成分。很多东西旧是旧的，可远达不到文物古董的级别，扔是舍不得的，不扔又好像是扎在心头的一根刺硌着难受。搬家就成了丢弃的借口。

回乡搬家的鲁迅在搬家时真是大刀阔斧啊，几乎手起刀落一刀一个——当然，他没有用刀，用的是火，一个字，烧。

他烧掉了陈年流水账，烧掉了婚丧礼品簿，烧掉了亲人友人的来信，烧掉了他们三兄弟小时候的课本和作业本，烧掉了他爷爷早年在江西为官时用过的万民伞，烧掉了他爸爸考秀才时的诗文《入学试草》。烧得过瘾，一不小心把他自己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木版也烧掉了。接下来，他面对的是

有桌子那么高的两大摞爷爷的日记本。

在记日记这方面，鲁迅和弟弟周作人都不愧是周爷爷的孙子。鲁迅写日记持续了25年，日复一日几乎一天不落，以至于他在1932年“一·二八”期间因为有六天失记，就特别引人注意，引发怀疑猜测和争议。有人因此认为他掩藏了至死无法释怀的极端隐秘的事，有人甚至直接断言是在日本人的炮火下一定得到了日本人的庇护。这使他不肯记在日记里。

周作人记日记，很多人都说是受了大哥的影响。与其这么说，倒不如说他们兄弟都被遗传这个东西遗传了。

周爷爷姓周名福清号介孚。他的日记写在红条十行纸上，字迹娟秀，看上去不像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写的。他也仔细，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日记线装成册。鲁迅搬家时看到的就是一册册线装日记。线装书，而且是线装手迹日记，更是名人之先辈的手迹线装日记，若留到今时今日，又落到假文物贩子手上，就算不够价值连城，恐怕价格也会不菲吧。可惜了，它们不幸落在了鲁迅的手里。

鲁迅那善良的小弟周建人捧着这些线装日记，妇人之仁地问他大哥：“这日记也要烧掉吗？”

鲁迅很干脆地回答：“是的。”

见小弟还是有些犹豫，大哥反问：“这日记你都看过吗？”

小弟答：“我还没有来得及看。”

“没有来得及”，表明他是想看的。大哥是什么人？他哪能不懂小弟的意思。但他不想让小弟看，有什么看头呢，都是一些乌七八糟的低级流水账。他对小弟说：“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

桌子那么高两大摞日记本，总不会本本页页都记着关于姨太太的事。这用脚指头也能想得过来。是吧？周小弟也这么想。

医生给爷爷发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大孙子不在身边，二孙子也不在身边，是他这个小孙子陪侍在侧的。他亲眼看到临终前发着高烧的爷爷一点儿也不糊涂地记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日记。想起这一幕，心软的他有些心酸，就更舍不得烧那日记了。

不过，他可不敢反对爸爸爷爷都死了之后继任周家顶梁柱的大哥。他只是对大哥说了这么一句话：“爷爷的日记一直记到他临终前一天。”

那又怎么样？不要说记到临终前一天，就是记到临终前一秒，该烧的还是要烧，谁让你在日记里都记了些没有多大意思的腐朽霉烂的“姨太太”事儿，谁让你这个人跟你那日记一样不招人待见。

鲁迅坚决地回了小弟一句：“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那口气，像他一贯的为人处世，很冷峻，很不容分说。

东西太多，在很多时候是借口不是理由。

周爷爷辛苦记了一辈子的日记，被孙子们辛苦地整整烧了两天。

老二周作人此时正在日本老婆孩子热炕头呢，他没有参与烧爷爷的日记。这样一来，就有意思了：烧掉爷爷日记也一并烧掉爷爷“姨太太”记录的老大和老三日后像他们爷，除了家里有个元配外，家外还另外有个“她”。他们尊严地认定这个“她”是“爱”，是夫人——尽管他们的元配还活蹦乱跳着。况且，爷爷的姨太太是买来的，他们的“她”是娶来的。这是遗传？巧合？讽刺？还是命中注定？恐怕就连智慧的鲁迅也不能说得清。

坚决地烧掉了爷爷日记本的鲁迅自始至终延续着爷爷生前记日记的嗜好。他在1912年9月21日那天的日记里这样记道：“季市搜清殿试策，得先祖父卷，见归。”什么意思？那阵子，他正在北京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得工作之便，他有幸见到了爷爷当年在北京参加礼部会试的试卷。此事若放在一般人的身上，不定多惊喜呢。可鲁迅只是很冷然地，惜字如金地用四个字，评价了爷爷的那篇文章：并不高明——他可不管举人出身的爷爷因为这次会试而中了进士被钦点了翰林。

也难怪，时代不同了嘛，审美也不同。奇怪的是鲁迅当时那口气，满满的一盆不屑。这哪像是亲孙子对亲爷爷的态度？为写《鲁迅传》而采访鲁迅的日本人增田涉从鲁迅的口气中感觉到“报复”二字。他明察秋毫地指出，那是小孩子因为受到了严厉斥责而报复爷爷的口吻。

除了不屑，还有轻蔑。增田涉在《鲁迅传》里写鲁迅的祖父是翰林出身的大官。鲁迅在审稿时就说，哪是什么大官，然后他就将大官二字画掉了。不是大官，是中官？小官？他没直言，只是淡淡地说，听说在什么地方做过

知县而已。瞧瞧，在他的眼里，做了知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看出来了吧，鲁迅对他这个爷爷，别说敬重，恐怕连喜欢也谈不上，甚至逮着了机会还要报复报复。为什么呢？除了买姨太太这样的事儿让他不齿以外，这周老头儿的脾气，大大的坏。

2. 爷爷的脾气，很坏

脾气坏的外在表现一定是好骂人。周福清生前好骂人，上至皇帝老子下至子侄孙儿，都是他骂的标的物。他骂老佛爷是“昏太后”，骂皇帝是“呆子”，骂夫人是“王八蛋”。

有一年，他的母亲，也就是鲁迅兄弟们的曾祖母去世，他回乡奔丧。“五七”那天凌晨，他先起了床，很认真地穿好素服，却见间间房门紧闭，家人仍然睡着。他很小人地认为大家都把那么一个重要的日子给忘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直奔进夫人蒋氏的房间，握拳猛击床板，嘴里骂骂咧咧。

然后，他依次将儿子媳妇、孙子们的床板敲得嘭嘭响，照例骂骂咧咧——他倒是很讲究长幼次序，骂人也是依辈分挨着个儿。他骂的是什么？“这班速死彘”！把自己的至亲骂成短命的无脚的虫，够绝，够狠。

不过，他到底是读书人，腹有诗书，除了“昏”、“呆”、“蛋”、“彘”这些骂词不太文明以外，他骂人一般来说总还是文质彬彬的，而且富含典故，当然还文采飞扬。这样的骂，绝对够得上尖锐、刻薄。

鲁迅从日本回国，给两个弟弟带来很多外面世界的精彩，三兄弟聊啊聊，聊得天昏地暗。一天黄昏，他们又聚在一起嘀嘀咕咕。周福清看见了，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乌大菱壳余到一起来了。”他说这话时是笑嘻嘻的。但是，他的这个笑嘻嘻却不是慈眉善目的，每个笑褶里都裹卷着热嘲和冷讽。三兄弟一下子都感受到了。

“乌大菱壳”是什么意思？绍兴是水乡，秋时，河港里满是菱角。乡下人卫生习惯不好，吃了菱角肉却又把菱角壳扔回河港里。水面上长时间漂浮着肮脏的菱角壳，黑黑一片。乌，黑也。乌大菱壳，简称垃圾。引申下去，

就是废物。倒进水里的菱壳顺着河流朝一个方向漂动，慢慢地，原先分散着的菱壳就聚在了一起。这就是“余到一起来了”。

在爷爷的眼里，孙子们不过是群乌大菱壳。是乌大菱壳，却也不是二傻子，孙子们连神都没愣一下就明白爷爷这是在骂他们呢，骂他们是余到一起来的废物，不成器。鲁迅和周作人不太客气，恨恨地白了爷爷一眼。周福清没有领受到，骂完以后就自顾自地转身回了房。三兄弟被无端骂了一下，就像被突然窜出来撒野的狗莫名咬了一口，再没有海聊的兴致了，悻悻然分头而去。

有名家写过“十大骂人术”，的确，骂人也讲究“术”，泼妇骂街污言秽语脏话连篇太低级，有术的骂人，就应该像周福清那样拐着弯子地骂。被骂的人固然万分痛恨，却也不得不抱拳拱手，道一句“佩服”。鲁迅当然没有佩服过，他对祖父恐怕只有痛恨。不过，也不知是先天遗传的问题，还是后天潜移默化受了影响，他似乎得到了祖父的真传，骂起人来，那厉害，比起祖父来一点儿不逊色。他成为斗士之后的骂人，我们不说，只说他小时候骂他小弟。

有一阵子，兄弟几个迷上了看图画书。有一次，他们发现了一本日本画家小田海仙的《海仙画谱》。书很贵，鲁迅一个人买不起，便鼓动弟弟们跟他合买。书买回来后藏在楼梯底下，三人拉钩上吊发誓不能让父亲看见——老爸不让他们看课外书。

可是后来，小弟周建人“出卖”了两个哥哥，把这事儿告诉了父亲。父亲唤来鲁迅让他老实交代，鲁迅不得不交出了画谱。父亲翻了翻书，大概觉得书的内容既不黄也不暴力，也就没有责备，而且还很和气地把书还给了儿子，也就是默许了。虽然没有恶结果，但小弟的行为还是不能被原谅，他被大哥骂作“谗人”。这个词，鲁迅从《诗经》捡来。

小弟哪里知道什么《诗经》，又哪懂谗人的意思是告密者和叛徒，被哥哥恶意指作“谗人”还兴高采烈呢。倒是骂人的人有些自觉无趣，“谗人谗人”地叫了几次，也就罢了。

“谗人”之后，周建人又有了一个新名，叫“十足犯贱”。这个骂词很直白，不过来历很特别。祖父送了三兄弟每人一双筷子，每双筷子上都刻着四